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四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碣

壽昌縣學教諭殉節宋君墓碣銘

庚申

嗚呼此壽昌縣學教諭殉節宋君之墓也君諱紹周本

名肇洲字淮三更字仲穆先世居開封至大小宋而大

句小宋曾孫曰康年大觀閒以戶部郎中知明州伯子

應紹興末爲鄞令其季欽爲明州軍官於是金人據河

南兄弟葬祖父車廐山兄籍慈溪而弟家於鄞是始爲

鄞人傳二十四世至君大父丕基縣學生父雙南甯波

府學廩生竝以君弟陝西候補道紹棻貴累贈至中憲

大夫大母馮氏何氏母金氏竝贈恭人君少承家學在

庠序有聲中道光八年副車入京師肄業國子監期滿

歸爲里大師旣而受奉化之聘主錦溪書院者二年獎

借後進所成就甚眾生平忠孝自任慷慨有氣節交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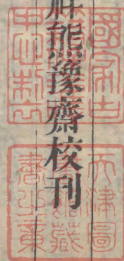
滿郡縣時高論縱笑痛飲極歡顧常以綱常大義陰量

人材外和而中毅遇事敢言義形於色而肫然誠懇怨

是用希爲人謀必盡心力排解紛難尤加惠孤寡二十

年來天下多事海國騷動當道每倚君爲緩急君應之

以才而濟之以誠裕如也咸豐二年選嚴州府壽昌縣



學教諭明年三月之任餽贖盡卻之壽昌地瘠而士寡君降格善誘士氣爲之一振縣有屏山書院守聘君兼山長行束脩謝不受曰課士吾職也自捐俸獎勵其高第兩浙戒嚴君遍走鄉村勸巨家出貲力急公盡瘁如居鄉時未幾而難作八年春粵賊自江西犯浙江陷處州之松陽遂昌由閒道寇壽昌以南逼衢州而北窺嚴州壽昌無城郭籍兵少事急皆散走君獨以大義勉家人曰賊來死之儒官雖卑小然奉

天子命視學宮舍此奚適哉始君以俸薄多子懼累清廉遺長者五子歸里其在官有妾龔氏與少者三子二

女至是皆效死勿去同官高君錫蕃聞之自嚴州往訊君君口占絕命詞曰行年六十一在官口凡七夫妻子女同日死取義成仁吾事畢而君嘗與縣人方氏爲昏姻方旣避地復來勸龔行龔亦不可夏四月賊入縣境已而去之知嚴州府恩君福行縣見狀驚憫藉出語人曰此老崛強乃不意宦海皆狂瀾而以一冷官爲砥柱也於是君爲家書至鄞曰汝曹憂吾死乎吾固願死而賊不來殆吾福命不足副此耳五月賊復至縣眾又奔竄丁亥日將中君出行市上問賊遠近且撫安其畱民返人署謂其妾曰姑爲我煮酒會兒啼君自入竈下忽

聞叩門聲且厲出視之兩賊已破門入索君錢君怒曰  
我儒官也待死久矣安有錢與賊賊將劫君出君大罵  
不絕口賊怒遂殺之龔氏聞變抱周歲兒投泮池不死  
第六子宗槩第七宗臬號哭奔視父賊掠槩去而縱臬  
使行槩臬並年少能罵賊語在余所爲宋君殉節記中  
臬乃牽母衣及兩妹一弟踰萬松山走數十里匿巖穴  
以免賊既据學宮焚君尸於名宦祠後十餘日賊退按  
察使段公光清至縣卽燼餘收君遺骨使人往杭州買  
朝衣冠未至而長子宗棐率諸弟奔君喪啟棺哀哭剪  
指血滴頭顱及足上皆滅奉柩至嚴州城外憩錦麟庵

六月丙辰喪具具始裹棉大殮是時龔已引少子女會  
棐於嚴州明日相與奉喪東歸段公爲具舟使軍士護  
其喪壬戌至於鄞殯海會寺九月庚寅入城治喪甲午  
葬清道鄉看經寺前贈公墓右十月辛亥有  
詔贈國子監助教

賜銀百五十兩

命其子孫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君娶董氏贈刑部  
主事名問女早卒妾清河龔氏子男八嫡長宗棐縣學  
廩生承蔭由恩貢生中同治四年舉人次宗森宗朱宗  
棨宗彙宗槩宗臬宗禾宗槩既被掠宗禾復以葬君之

前夕殤今有子六人女二其季字方氏後亦殤孫男二  
英肅英熙君葬後二年宗棐以叔父觀察君之命來請  
表墓始吾從兄娶君從姊故兩家有連先大夫與贈公  
交吾兄弟交君及觀察尤昵君未仕時往來觴酒無虛  
日及之官余走送弗及契闊六年而君已卓然不負其  
學如此嗚呼可以銘矣

銘曰苟能死節皆貞忠百不一況從容以死爲福有宋  
公蹈白刃談笑中魂翱翔宣聖宮魂歸來甬甸東萬春  
千秋式崇封視我刻辭光熊熊

殉難庠生郭君墓碣銘

丁卯

君姓郭氏諱萊驚字賢齋又字庀臺先世居河南息縣  
明初有諱得者以功世襲甯波衛百戶遂爲鄞人十傳  
至振培崇禎九年舉人明亡仕閩爲江西道監察御史  
死於兵其子可元入

國朝隱居講學生永麟雍正元年舉人學者稱芥子先  
生全鮎埼志其墓曰爲人師是爲君曾祖祖景行以乾  
隆六年優貢中十五年舉人父彥忠五十六年恩貢三  
世竝有著作及詩鈔藏於家君父之寢疾也呼君至榻  
前而以帚擊之三曰好識之言已而歿時君年十一擗  
踊號咷如成人旣而以貧學爲賈三日棄去瞿然曰是

非先人所以望我者也且吾郭氏本故家今自我斬儒業不可劬書銳志受舉業於其宗老潘文恭視學兩浙成諸生生平以慎獨爲宗不欺幽闇而於義利之辨尤嚴修脯所得養妻子孤寡布衣蔬食蕭然自樂量入爲出雖屢遇婚喪不見支絀館慈谿葉氏主人故豪縱心獨敬君而怪君迂拘他日有以主人意微諷君者謂稍貶崖岸千金可立致君笑不答然和易近人與人交坦蕩無城府無隙末者嘗應科試冠其曹及覆試題下君以短視問之友友忌君減一語以告由是被抑置眾譁然皆爲君不平君視之如其故不與校也治春秋通三

傳所著有春秋三傳通釋若干卷娶范氏葉氏皆數月遽卒繼洪氏生二子長傳璞咸豐十一年拔貢同治六年舉人次傳奭二女長嫁監生盧式堯次嫁咸豐九年舉人同知銜陸雲書君教子綦嚴常曰識字必自忠孝始故君內行惇篤兄卒敬事寡嫂幾五十年弟卒撫遺孤成立旣授室生子先後夭死乃命傳璞兼祀伯父傳奭兼後其叔父咸豐十一年冬粵賊據甯波府君避地環村明年同治元年春紹興吳方臨起義師大蘭山爲分局於鄞西南之章村章村環村鄰也其時局中多書生而討賊之檄則傳璞爲之無何方臨戰死義師潰賊

徧寇山谷四月六日掠環村人寓見君新髻髮怒詰君君盛氣罵賊辭色俱厲方喧競間一賊破篋見檄稿益怒遂殺君於是君年八十有二矣洪孺人見君死從容透井中年六十五年十月三日合葬縣西清道鄉包家橋之西其明年正月十七日有

旨賞給雲騎尉世職始君命傳璞從余游至是涕泣來請表君墓嗟乎故家可貴也而承之實難乃吾跡君生平孝友端介既不媿全氏之所謂人師授徒講學教其子成名亦旣足以繼科目至於大年遇患難殺身成仁直追姬其先御史忠烈而後乃世職之

懋賞遂得與其遠祖之勳籍相輝映嗟乎君一老諸生耳不難以一身歷紹其世德以貽子孫如此然則天生君其所以繫於郭氏者甚重而君固可以不朽矣敘次而表之復再拜而銘之

銘曰是爲有道先生之幽宮

用全氏郭芥子墓銘中語

夫豈惟不忝

其家風而又耀之以耄耄之貞忠夫烈而殉婦義而從白首同歸勁柏蒼松我碑其阡是無忤容

徵舉孝廉方正鄭君墓碣

庚申

君諱繼高更名勳字書常自號簡香世居慈谿灌浦明中葉時濮州知州滿學宗朱子稱勉齋先生是爲君十

二世祖君父曰孝子竺字晚橋縣學生母曰節孝張安人孝子父曰中節字詵齋候選縣丞詵齋父曰五嶽游人性四明四友之一所謂南谿先生者也南谿父曰寒村先生梁康熙二十七年翰林出知高州府高州父曰秦川先生溱明季官按察司副使人

國朝高隱不仕與餘姚黃梨洲爲浙東二老君生七日而孤稍長張安人啟扃授遺書相向而哭壯學於吾鄞蔣棹庵孝廉始梨洲講學四明多入室弟子高州與焉其後全謝山太史私淑之而棹庵得其宗君從之受毛詩春秋始山師說追溯家學以與聞證人之傳年二十餘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補弟子員食既稟仁宗登極舉孝廉方正

烟岫樓文集卷一十四

七

賜秩六品君既爲寒村南谿之元曾棹庵之弟子復以三雲先生辰爲季父陳誦帚大令同文爲師且以爲外舅所嚴事縣人則桂虛筠廷顧鑑沙桐郡中則董小鈍秉純盧月船鏞范莪亭承黃東井定省中則梁山舟同書余秋室集何春渚琪諸前輩竝能以古學獎借後進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掣經考史壇坫滿江南會儀徵阮文達視學兩浙南康謝蘇潭中丞啟昆爲方伯無錫秦小峴司寇瀛由觀察攝廉訪交起羅才俊豫章棹櫟兼收竝



畜一時知名之士若張文臯

燕昌

鮑綠飲

博廷

何夢華

元錫錢

魯斯

伯奚鐵生

同

其同徵者若程易疇

田瑶

胡頌君

度袁

陶軒

鈞

陳仲魚

鱣

張農聞

曾彥

邵懷粹

志純

諸君後先集省

垣上自故訓證據之學下至金石書畫鈎索周秦抉摛唐宋著書立說各自名家而蘇潭方召諸徵士作史籍考盡輦文瀾閣書置藩署蓬巒軒又得廣披博覽厭飫祕府嗟乎有家學爲淵源有名師爲軌轍有鄉先生爲典刑學人旣幸之至於名公卿之主持博雅君子之萃類湖山文物之美石渠天祿之富由今日視之若入海求三神山杳不知其所在而君皆得遭遇之何其盛也

始高州父子築二老閣祀梨洲秦川閣中藏書埒范氏孝子嘗建野雲居貯法書名畫無何遇火遺書被劫而野雲灰燼君重建野雲物色舊本還閣中高州好硯多佳品至是遺二硯扁其居曰二硯窩兼金贖勉齋畫象及其故笏構藏笏樓貯之高州之歸老也游武林遇秀水朱檢討檢討贈之詩君以手稿徵題詠文達勸爲二老堂祀二老因繪二老重逢圖并墨蹟題贈刻石嵌堂壁君自以出入鉅公之門交游多名輩每思得翰墨表揚先世故購笏藏硯至修復園墓圖詠皆巨帙張安人膺旌典徵詩亦數百家十世有專集藏弄刻播一書一

畫寶若睛髓蓋手澤口澤之存卷卷不敢忘如此而於鄉黨則謝山無後集同人歲祭其墓立石表墓道每至省必祭張忠烈公於南屏乞山舟書謝山所撰神道碑刻之覆以石亭縣人殉明季之難者九及

高廟賜諡而祀典未舉祀之忠義祠郡建旌忠廟歲與祀事文達嘗命主鎮海之蛟川書院於是祀沈沈端憲黃文潔兩先生自爲之記文達爲扁曰景賢精舍小峴重記之他日君臥病院中忽夢見兩先生侍坐論學覺而愈其他闡微表幽常盡其力所能爲赭山廟祀戶有女子曰愛玉者義父母以誨淫迫之投水死君題其墓曰

貞烈而誌之且爲之徵詩而里中強暴亦頗白一二於守令懲其人故小峴寄書以爲是亦爲政此則君生平居鄉之大略也暮年築有懷軒於野雲居之西種花疊石於其東南高阜號小花嶼前有樓曰望雲以孝子墓在望故名士大夫至四明過灌浦必登二老閣入其堂考論藏書徘徊遺澤觴詠流連盡歡而去嘗游西湖烟霞洞得二杖自稱烟霞杖者又稱小花嶼農性好游少時讀書姚江於後季父宦雲閒往省之旣而游幕禾中客錫山所至窮攬其名勝又嘗游四明西七十峯晚游天台紀事題壁竝有詩卒於道光六年十一月朔年六

十四所著有鄭氏獻徵錄高州年譜校補梨洲年譜簡  
香日錄二硯窩讀書隨筆左傳樂府各若干卷二硯窩  
文集六卷詩存三十八卷初聘同縣陳氏知靖安縣同  
文女未娶卒娶諸氏訓導鴻女合葬黃墓山之陽子男  
二郊監生元祁廩貢生女四長嫁縣學生邱大櫛三嫁  
黃維寔四許監生陳昌沅未行卒三壻並鄞產其仲嫁  
同縣沈寬寬卒絕粒死君既歿三十有五年元祁請表  
墓之辭嗚呼故國非喬木之謂將必有風流好事之子  
孫飢倦寢食之而後足以措全局今四明文獻零落殆  
盡天之所以厄故家者其理始不可解而先德清芬於  
君未墜君可以無忝爾矣

同年袁君墓碣

庚戌

君姓袁氏諱世恆字鍾北又字貞齋自號月樓世居鄞  
縣東錢湖上父萬經母戴氏忻氏前年十一月君來過  
余是時君方修湖上大堰塘所籌畫與當道不合持論  
侃侃義形於色當道數使人諷君幸見過君不往曰吾  
爲吾事而已非媚世者也余無以難君飲之酒而別別  
三十日而君訃至矣君父敦族誼買田立書塾曰始基  
堂教族之子弟謂袁氏居錢湖者無譜牒命君創爲宋  
袁正獻公墓在湖上穆公嶺歲久無知者君被父教訪

得之少失恃事後母以孝謹聞昃第五人怡然敬愛仲弟爲人後所後母與大母兩世嫠居恆邑邑寡歡笑君百言勸慰時一爲之解顏仲弟孱弱常經紀其家錢湖水利溉民田數十萬畝邇年隄堰敗壞僉議興復而大堰塘數十丈與其旁湫闕爲湖上要害度君能任事且近君家舉以勞君會淫雨水大至每下石輒漂決君持蓋著屐無曉夜立道上指揮工匠未嘗言勞也始其地謠曰堰塘崩袁氏興塘崩君以副車申丙午鄉書季弟伯子稷先入庠序比當修舉形家者阻君曰將有災中作仲弟夭歿復阻君曰將更有災君皆不聽弟歿百日

君亦溘逝嗚呼宮宅地形之說信有徵耶將徼祥畏禳任水道之遷流罔極而姑便其私耶修短乘化會逢其適乃滋以騰庸俗人之口其可哀也已卒於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六日年四十四是月十九日余與諸君買舟入東湖哭於其殯歸棹觀所爲塘堅密抗莊異乎他役又明年伯子來告將以來歲咸豐元年三月九日葬君懋嶼山之麓始君遭仲弟之喪辱徵吾言諾焉不果雖將踵爲之而君弗及見矣今孤子請表墓之文不能辭也君兩娶皆史氏三娶陳氏子三順則順賓順實女

二嫁忻禮琮鄭世洽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二十四

七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五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一

中憲大夫知金山縣署知丹徒華亭縣加同知

銜周君墓表

乙丑

君諱紹濂字質卿又字廉泉其先居鄞西南新莊六世祖鼎元遷甯波府城大軍趨進父鏞茲以君同知銜加二級贈中憲大夫大母王氏母趙氏李氏茲贈恭人君少孤歲爲童子師得館穀養大母母及四弟三妹備嘗艱苦大雨跣而擔水婚喪踵接貧困日甚益自淬厲夜

烟嶼樓文集二十五

一

讀恆達旦五鼓母醒見燈火自起呼就寢急以布圍其窗默誦如故年三十九以府學增廣生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幕游上海久之咸豐三年紅巾賊亂上海當事聞君久客滬而才招致軍營五年正月復上海論功以揀選知縣畱江蘇補用是年六月赴省常奉檄幫辦客縣事督視大小諸局議敘加同知銜七年閏月引

見明年十一月署知丹徒縣明年八月罷其明月授知金山縣十一年七月罷檄幫上海縣事明年同治元年七月署知華亭縣廣東張學貴者夸匪之魁也始在蘇州約結閩廣無賴數千人謀作亂事覺蘇守薛君擒斬

數百人學貴以餘黨亡命沙洲沙洲在丹徒丹陽之間  
遠丹徒城百餘里負江面海聚處萬家學貴復煽其居  
民造槍礮戈戟省中名捕二年不能得自君宰丹徒思  
掩捕之忽暮夜微服出署眾莫知去向君隨所過發防  
汛卒密散布江濱已渡江至沙洲蹤跡之積數夕盡悉  
其出入徑路要害一夜遽引眾搗其巢破窗縱身入直  
抵臥榻手擒之而擲諸地眾始破戶入譁縛之其黨倉  
卒驚起鬪君大呼曰縣官率重兵親到此獲張學貴矣  
餘黨釋不問皆覈觥散走返入署賞兵從用命者斬學  
貴以狗夸匪平金山縣署在其城外三十餘里洙涇鎮

與浙江爲鄰君視事之明年粵賊犯江浙破杭州蘇州  
旣而陷嘉興嘉善平湖漸逼至縣治十餘里外楓涇新  
埭諸鎮君急募壯勇爲守禦日與士大夫籌軍食治器  
械教練士卒夜必出察視營壘慰勞之數月鬚髮驟白  
未幾賊犯縣之泖橋大茫蕩君親禦之士卒感激圖報  
稱呼聲震動無不一當十大小二十餘戰殺賊踰千斬  
其僞王獲馬匹輜重無算賊望風紛竄不敢犯縣境他  
日君解組行軍民羅拜泣送曰我公去事不可爲矣去  
半年而金山陷華亭與婁縣竝附松江府城而常勝軍  
駐其中常勝軍者刺取江浙游手與西夷人而使夷官

教而將之以備變者也率強悍好鬪徒取市肆物弗予立賈禍吏莫敢誰何民苦之君至微行市上聞兩軍人以所取物相誇示大怒呼役縛二人者鞭其背數千民始敢愬冤苦軍伍亦畏法而夷將謂君愛百姓翻重君一日軍變狂集守及婁令署中扶辱守令掠取其器用財賄及入君署夷將戒曰此好官毋妄動是時君方以振荒在鄉村聞變急歸而夷將恐君有戒心帥其軍往迎護遇諸塗君下馬詰其詳立收倡亂者卽道中斬之君長身有膂力能馳馬擊劍而膽識過人嘗與余下第南歸舟中慷慨論兵法余笑曰海內承平安用是起起者爲君曰使我將一軍吾家亞夫亦人耳不數年粵賊竄起天下大亂君竟以其才爲

國家用然而元惡授首僅予紀錄金山之役力疾數十戰薦紳寮屬材官勁卒升賞有差而主將積功壅不聞皆爲君搃擊君曰縣令保疆土分也而

賞之則異數也奚貪爲蓋其學養尤過人遠矣注不耐媚上官而善養其民丹徒經兵燹民不聊生君請大吏借撥銀數萬濬運河民以存活金山連捷鄰封民纒負而至日于計設法畱撫之華亭饑爲粥廠活飢民數萬清晨入廠中視煮粥成捧一盂首嘗之然後食餓者每



聽訟反覆罕喻數百言聞者感泣作勸民十則刊布閭里所至興廢舉墜自書院至養濟所以至於開河障海悉捐廉倡始兵興以來郡國以徵集軍餉爲吏職凡君所爲皆大吏所謂不急之務者而君獨慨然行之故其民爭獻牌扁衣繖歌頌德政去任則攀轅臥轍焚香列餞數十里而君亦用是瘁心力以同治二年四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九君旣以孤貧習勤儉服官十年無改儒素或訪君幕客見青布袍坐書室者私其友曰此豈縣官窮交乎曰此卽吾主人也驚歎息去廚傳蕭然夜飲酒發甕取醃菜根下之民化其儉胥役無華衣每出

屏輿從徒行問閭閻疾苦治軍好整暇倦而寐甫就枕鼾聲雷鳴稍驚之卽起視事日昧爽興不呼僕隸獨坐臨閣帖或讀書賦詩暇與客聯吟草檠多散失今存於家者有歌行律詩十餘篇而已娶李氏監生時勛女封恭人事祖姑姑有婦道搢持內政食貧三十年及爲命婦不稍驕貴後君八十日卒年五十八子二廷凱通判加鹽課司提舉銜

賞戴藍翎家杏議敘五品銜前君一年卒女二嫁縣學生汪愷孝李國安同治四年八月十日合葬縣西桃源鄉應隩之麓廷凱狀遺行謁余再拜言曰先生吾父執

又吾父同年友敢以表墓請余熟知君未仕事及得狀  
又聞宦蹟於君門下士汪忠錄其言合忠錄嘗從君於  
宦中者能道其瑣屑嗚呼其可表也已是爲表

文林郎前大埔縣知縣任君墓表

丙辰

君諱荃字景淇自號月坡慈谿人也其先本張氏曾大  
父益生出後於任遂爲任氏大父仁育父大才贈如君  
官母王氏贈孺人君生三歲父卒母教之甚嚴年三十  
成道光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廣東明年九月權  
知廣州府三水縣下車理積訟計日按訊三月而盡縣  
多富室每聽訟苞苴公行以多寡爲曲直君悉心平反

烟嶼樓文集二十五

五

不受民一錢釐賈梁某負何某銀三十萬官畏其勢援  
無直何者至是何申愬而因縣紳私於君曰歸我我請  
以三之一爲大令壽君許諾問梁有諸曰有之歸乎曰  
未也曰吾爲若解減數歸之爾不服笞繫之且收其銜  
照梁懼以三十萬至君歸何二十萬曰此十萬者壽我  
者也而顧梁曰何壽我我以畀若若持此歸爾乃吾向  
所謂減數者也有大盜被獲而誣村農君密召農至衣  
之青衣雜徒役立盜前曰某在是矣指示我盜妄指一  
役君大笑立釋農去縣有行臺書院畜沙地千二百畝  
其鄰縣南海人奪之成大訟會鄧公廷楨總督兩廣南

海人或與通家下其事於糧道鄭某而授之意歸地南海君至縣人忿訴君君審覈疆界而爲地圖通詳諸大吏請發故牘覆按又前至制府白其狀制府怒曰若官三水袒三水耳君對曰下吏官三水袒三水亦情耳公總制兩廣兩廣士民皆赤子而似袒南海何也鄧公卒從其請既覆按盡返侵地書院得資以養士者君之力也二十年除知潮州府大埔縣潮與閩接壤旁近數州縣民相約結轉貨四方千伯成羣用采色別旗幟爲聚散號川生幫洋烟入中國幫人奇貨居之及

國家嚴禁止下令販賣者死而幫人昏不知揭大旗通

衢流運如故至江西吏掩捕數百人收送廣東獄是時總督林公則徐方按其事錄囚親鞫問窮治其黨踰千在大埔者三百餘人公檄李同知前至縣名捕君見檄驚曰向者吏不問愚民陷法禁而莫知罪一旦驅三百餘人盡殺之可乎緩其獄訪之多改行或旣死子孫有名在薦紳者君喟然曰我不可庇一官而殺無罪三百餘人而同知日責君逗遛數迫促不肯去於是三百餘人者相聚謀曰他州縣苟名在捕中纍纍然行矣率破家賣妻兒啼號慘呼不忍聞今我曹亦囚也而安居爺不忍我曹願棄官爺去我曹能自保乎合貲萬餘金賄

同知及督役除其籍而捕無賴不改行與坐他死罪者二十九人送省獄焉洋子岡謝氏婦者哭其後夫之殯於山下而哀日下昃姪往視之冥臥殯旁姪舍之去旦日歸來不食不飢逆說人咎休奇中曰某月某日我且死死而象祀我我降之福及期果死眾益譁釀金錢肖祀半山亭山鄉城郭洎他州縣數百里無男女老弱貴賤雜沓道路來者日干計私祝語象前婦卽馮人言未來指畫趨避君聞怒曰妖鬼惑愚民而害耕作可乎率徒役往毀其祠投象溺中罪始事者縣城在萬山中遇大雨水驟漲高於城數尺二十二年七月大水民多漂

溺死生者不能自存君請大吏得帑銀又割廉俸爲富人倡泛小舟親問疾苦籍戶口存卹之吏無所侵染明年秋水復至君適在郡中急歸縣振救乏絕如前年而李同知者

來狀具姓名碑刻旣據實書之後見邸抄有殉難官與同姓名恐卽係此君特爲諱之

方同知潮州司鹽課乞君報鹽場漫淹可冒沒常課銀二萬君堅不許同知銜之讒於巡撫程公喬采曰大埔令不善卹災且賄其家人謀以他事中傷之會大比君以簾官調至省人謁撫撫責問報災稽誤狀君對曰方在府聞災歸縣案行稽戶口以報何緩也撫他顧爲不聞也者故事巡撫責縣令不言舉劾當叩頭謝君爲不

知也者遽離坐不辭而出明日上書自以病乞休程大怒謂此令倨敖不遜坐規避科場入奏遂罷官既而潮陽人殺其令張深勢洶洶然知府李君以君得民心使引兵往曰此行也可起官君笑曰是強我爲馮婦也三水人聞之奉書幣迎君主行臺書院從者數百人父老子弟日過從道舊故爲歡笑而私齎金奏京師爲君謀再任君聞急止之曰吾青鞵布屨與諸君論文至樂也諸君乃重送我入鼎鑊中耶君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始權知三水水粵衝也藩司宗人王某經其地資盡計取諸君乃給爲謁曰吾舟過縣而被盜君急往入其舟

徧視無跡陽怒舟人曰盜無跡必若自盜之舟人懼以實告因顧某曰公誣我法當坐某哀請始去由是與藩司有隙前撫怡公長旣抵任而其帑來過縣舟三日不行僕持刺到署徵共給無狀君怒曰以吾爲邑長於此而豪奴敢爾命轎至舟次大聲數僕罪將治以法主人遣內侍乞免始已而愛民若子所至繕城郭固隄防興學校往者大埔試童子高貲富人賂縣官冠其軍君始嚴絕之拔其尤簿書餘暇親督課之縣於是乎知文教其地瘠多貧民婦人耕而樵爲商販徒役半於道卽其夫在庠序不恥也君始教之蠶著蠶桑要術詳其法爲

器皿貽之而召民婦聰穎者來署中使婦女教之縣於是乎知蠶桑王講行臺既二年子昌汾年十九天君鬱鬱不得志決計返里門明年十月買舟東歸兩縣耆老率子弟走送設供帳祖餞餽行驢頓塞街巷有泣下者而其士大夫與縣之官師相率賦詩歌頌德政諸生載酒百餘里至胥江雪涕而別於是三水人爲棠蔭祠於書院之三十六江樓而大埔人祀君於昌黎伯廟中嗚呼不獲乎上而得於士民者如此其得其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既歸屏居野澤不與邑里通讀書賦詩或彈琴吹簫用自娛樂以品學教其子弟推所得修脯贍三黨

秀才何松者君甥也幼喪父母其姊聽賢撫之成人誓不復嫁君爲買田成其志自以先世本張氏少時求歸宗不得既成進士以情訴部求復姓亦不得至是購地爲祠堂茲祀之所爲詩傲岸悲壯如其人有鴻爪集續集百不能齋集新樂府及蠶桑要術南遊瑣記各若干卷君之將歸也兩縣人爲刻其鴻爪集行於世卒於咸豐元年六月十日年四十有六娶趙氏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二十八繼王氏子昌汾旅死三水君以是歸歸後四年生昌閑君卒昌閑始周歲明年復殤乃以兄子二人昌期昌周爲君後女和羹嫁慈谿縣學

生鄭顯北昌期兄弟將以咸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葬君及趙孺人於縣之金川鄉半隩山爲王孺人生壙於右而兩塲耐焉顯北以事狀實來請表君墓爲條繫其宦績如此

死事陳君墓表

戊辰

咸豐十年鄞有蚱蜢艇之亂始兩廣游民造艇盜浙海前知甯波府者買降之養諸郡中鄞以附郭積受患久之益咆哮設陷甯白晝劫人道無行者十一月二日巡道張公始命陳君籌以鄉勇驅除之不服巷戰君大怒由平橋搗其巢擒斬數十人逐其餘賊平而君亦傷重二十一日卒年三十六事

烟嶼樓文集二十五

十

聞賜蔭襲如例君字竹壽縣之姜山人父蘭國子監膳錄君少爲文有奇氣充宗人府供事納粟爲刑部司獄旋改縣丞加知縣引

見分發江蘇藩司王壯愍使督松江海運時安徽用兵道梗餉不達君輕騎前致之率凱勇防平望援嘉定屢有功又使來徵餉甯波會壯愍撫浙畱使終其事而巡道以鄉勇屬之至是而殉蚱蜢艇之難娶徐氏生錫章君卒後殤以弟箴之子倬章後之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葬君姜山之原嗟乎二十年來天下多事奇材異

能之士皆奮志功名或由韋布秉節鉞而君奔走戎馬  
抱才不一展遽殉生於區區小醜之中何其屯也然而  
敬恭桑梓之心可以表矣

贈朝議大夫陳君墓表

乙丑

余嘗表陳君阮山之墓歎其命不逮學抱才早世而厥  
配楊太宜人能以孝慈成君德也今表其子墨齋君  
夫婦而重有感焉君諱詔字紫封一字芝峯贈奉直大  
夫諱士魁之孫贈奉政大夫諱寅之子系本具前表君  
讀書勤苦經籍精義多手鈔尤畱意四明文獻年二十  
爲鄞學生既孤事諸父如父而督課其從弟會建支祠

月湖神版祝號至簿正祭器皆君手定之康熙初先世  
自慈谿來鄞久之與故里浸疏宗人無聞問奉政乃入  
田舍村訪墓聯族得其緒君復詳稽博考搜抉極委瑣  
而牒記之始追遠立祭田條治規約以時節往修祀事  
綴族食復爲行第分別倫次於是兩縣子姓無失序者  
後數十年祠大宗建學惠孤寡宗誼粲然而奉政與君  
椎輪之功不可殫也年三十二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卒累贈至朝議大夫配張氏封太恭人分水教諭  
錫金女善事君姑君姑晚歲足腫艱步履太恭人親侍  
盥櫛掖扶出房中置所需坐隅而後視家事起居飲食



未嘗不在側也老人氣血衰大腸祕固十日無後溲胸膈滯悶積不快醫教用豬膽汁雜他藥吹入之則穢下太恭人親吹治之月三兩治以爲常君姑旣卒每以先姑慈惠之德教其諸孤始君之卒也諸孤皆髫鬢而季女在腹中撫育教誨餘四十年逮於孫曾見其成立劬勞勞苦三黨翕然稱賢母云卒於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年七十三子男二鑑由貢生議敘鹽運司知事累加至運同銜後太恭人一年卒政鍾由縣學附貢生議敘中書科中書今以兵部主事銜官會稽縣學訓導中同治四年舉人女五其婿監生吳經洵縣學生張善健同知銜吳經渭贈儒林郎洪家源五品銜

賞戴花翎慈谿費綸銖孫男八守澤縣學附貢生壽祚布政司經歷加同知銜康祺清瑞竝縣學廩貢生壽祚布政司理問守永文僖八品銜鶴齡九品銜政鍾登賢書之歲五月三日合葬君及太恭人於縣西茅草漕流水橋之西旣而來請余文刻墓門嘉道以來迎鳳陳氏爲鄞著姓房從鼎盛競於爲善而君父子竝以劬書彫天年蘊極則發固當有待而兩世又皆有老壽之賢母无成代終爲支持其門戶完遺志而穀子孫故其繼體旣卓然象賢不負家教其孫又多篤雅能爲根柢之學

雖年少有重名庠序中然則天所以報陳氏而光君德者殆確有在而余以不腆之文表君墓尤不能無厚望於其諸孫也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二

贈文林郎山東臨淄縣知縣洪君墓表

戊辰

人有子成名則顧其子而長歎及告之以其家所以成之道則不能幾矣然而未嘗不極慕而盛稱之故數十年來吾鄉善教子者皆飮道人口若吾師洪臨淄之贈君其一也謹按君諱乘章本名乘璋字煥庭其先由徽州遷鄞七傳至君曾祖朝桡祖世錫州同知父德隆監生貽贈文林郎屢世忠厚貽贈君以勤儉起家尤稱

烟嶼樓文集二十六

一

長者娶趙氏生君君少讀書爲文有法度未成連遭父母兄弟之喪棄而賈以養其家厚視遇兄弟子衣食婚嫁沒齒無閒言而教之義方猶子拾遺耳立命往候還其人長子甫生弟病革執君手泣曰阿兄肯以此子破例爲吾子乎泣而諾之自以少廢儒業稍暇卽讀書酒酣對客背誦雖大篇不遺一字臨淄兄弟能就塾爲厚幣延名宿待之竭忠敬今吾鄉人猶能道其軼事君自謂一生樸素非教子無妄費者每諸子在塾夜深必待諸室問日中程課爲文成必取視業進則喜不則反覆指示其失得訓之曰汝曹讀古人文能深通其言語語

如頃吾所自爲者則益矣臨淄成諸生君猶及見之於後兄弟相繼取科第爲郡邑大師有重名皆歎曰君之教也治事中肯要明敏而慈厚處三黨友朋必以誠遇困急周之亦無德色有女兒嫁慈谿孔氏忽夜夢其家火詰旦告家人語畢而報至蓋相感以誠者如此年五十一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以臨淄貴由監生贈如其官前夫人施氏贈奮武校尉霖女生一子時雍而卒年三十贈孺人時雍卽後弟者後夫人馬氏贈德慶州知州德大女封太孺人卒年六十八生三子伯諱起燾是爲吾師道光十一年舉人二十年進士知臨淄

縣仲璇樞十二年舉人季慶齡監生女二嫁國子監典籍董文珪監生勵孝三孫三輔良監生輔誥甯波府學廩生輔詩縣學生曾孫五咸豐八年二月八日合葬縣西南凌家岸後十年治墓道於是吾師及慶齡皆前卒璇樞狀其身受與聞諸故老者以表墓命時棟時棟讀其狀往往類吾先大夫之所以教不肖兄弟者見似而瞿恍然吾心則豈惟師門之感宜不敢辭耶嗟乎羨魚不如歸結網好獵不如還疾耕世有賢父兄其必來取法也夫

王先生諱日章字綱齋一字心學初名身械字樵岐又字軼吳世居鄞之它山曾祖明傑任俠好義奉化人有賣鴨得四千錢者至其地爲無賴所奪忿欲赴水翁飯之償所失以去祖德峻父修敬學射成諸生別墅多竹自號竹莊有竹莊稿一卷先生少學於潘檢討世清之門嶄然見頭角年十四而孤同里宣中書向榮與竹莊故交聞訃意悲愴他日見先生文字喜曰竹莊有子哉抑齋周先生良劭善人倫鑒一日過其鄉儕輩道謁之獨諦視先生曰此子崑異得弗所謂王生者乎遽相見定爲弟子當竹莊之病革也搥牀大呼曰老母在堂我

奈何死哉先生泣然對曰事大母敢不如大人此時母陳夫人適多病不能事君姑先生承旨奉養家貧無僮僕猥瑣悉親之每夜躬滌溺器娶婦數日不入子舍大母敦迫之往一顧無私言當時有王孝子之目旣而祖母卒家益落奔走四方以修脯佐其兄養母母兄先後死一弟二妹三兄子皆幼少先生踽踽然爲家人謀餼粥而益勵其志曰至此不學吾死亡無地矣顧念諸先生後先凋謝無可質難者於是置二編几上有得則書之凡修身齊家擇交處世以至飲食言語之微曰致曲編自經傳史子以至百家小說之屬曰思問編遇長老

交遊與知於學者不惜出示之往復辨難考鏡得失蓋至是而先生之學由博而精而其自治良苦矣年三十餘始爲甯波府學生己乃食餼於庠累試秋闈不第意常欲有用於世以見經濟嘗曰國家設官無大小雖倅貳皆足利民生何高官者乃寂寂哉然竟不克展其才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二所著自致曲思問外有鑑古編無忘編讀書譜致曲類格言思問類雜考鑑古采古人無忘記今人皆嘉言懿行之可法者讀書譜則譜讀書之程要也草稿皆巨帙未編卷碑文序記傳贊之屬余編次之爲醉六山房文集四卷未

刻而先刻其詩集四卷行於世初娶鄭氏先生之師行健女也生一男二女而卒在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繼馮氏後先生二年卒其年五月余與朱君立淇及諸弟子合葬之於定山橋南烏山之麓去它山三里男曰正爛先生卒時方六歲二女後嫁陳學壇鮑道粹余年十八娶朱氏先生實爲蹇修明年先生館月湖西曲余負笈從之及課時文自以意揮寫頃刻千言以爲豪先生見之驚曰嚮吾見汝十餘歲時所爲文每歎賞謂非凡兒今不逮遠甚何也吾與汝約能舍汝所學而從我吾教汝不者子歸矣我亦不能師汝也從先生一年

明年與二千人試於郡縣卽連冠其軍蓋余之爲時文實先生教之旣成諸生而先生卒則洪臨淄實教之蓋余於時文所得力者二先生而已矣先生入城必主吾家每質經義必戒以解經勿新奇論詩文必以古人矩矱又時教我以立身處世之道曰此吾嚮所聞於子之先人者今還以告汝師弟對話恆深夜娓娓歲饑米價騰貴富人相率居之爲奇貨先生歎曰不仁哉夫旣爲賈人則豈有禁其居奇而待價者而獨於穀米遏糴且不可況居之乎夫穀米者生人之所寄命也今其意乃欲使億萬戶飢餓食貴粟而第肥吾一家何不仁如是

嗚呼學足以傳世行足以範後進言足以敦薄夫而困之以貧窮又阨之不永年使其學一無所成就而世遂競以時文稱先生是則深可歎息也夫先生晚歲得羸疾或構思輒嘔血顧讀書不已交游勸止之先生笑曰吾思之久矣生與學孰貴夫人而知之也夫所以生貴於學者謂惟吾生而後乃可以學也然世固有力學而死者抑豈有不學而卽能長生者則是生之數固無與於學之數也豈惟是哉吾又嘗深思之假吾學成而遂不生也吾死之後吾所成之學安在哉室家妻子之奉富貴利達之華以至於千秋萬歲之聲名吾死而遂茫

無知也吾又奚爲是汲汲哉則吾且優游遨嬉以終吾  
天年以與學不學者同盡已耳而吾乃終思之而瞿然  
覺也夫如是是天之死我尙不知其何日而吾早先自  
死於今之日也此吾所以雖病而不敢廢學者也始先  
生嘗讀書吾家亟爲先義行所賞伯兄交先生最早及  
余執經事先生不五年而先生遽歿此五年中追隨又  
渺故知之不詳先生旣歿私欲狀其行事而問生平於  
先生之弟秩齋秩齋方病不能報我後二年亦卒兄子  
正顯能守其學今年亦死而其孤正爛方十歲嗟乎石  
建以親滌廁臉盛稱到今由先生視之常耳而古人如  
虞詡李密薛澄之屬皆以順孫付史官先生獨泯沒無  
聞遺書雖在又以手稿模糊未易整理余懼王氏之學  
將中絕而後生小子無或知先生者謹次見聞以表墓  
門雖然此豈足以盡先生哉道光二十年三月弟子徐  
時棟撰

同治九年余始以先生事大母事狀報學牒縣詳大  
府請於

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旌表順孫明年二月部咨到浙於是距先生之卒三  
十有七年矣事狀已錄入集中謹識受



旌歲月於墓表之後

蔣秀才墓版文 乙未

蔣秀才者鄞人諱淙字石甫自號浣亭樗庵先生學鏞之季子也少孤能事母母病思食筍君始十歲踏雪覓市上得之旣壯爲童子師久之成諸生兩試於省皆不得志雍乾以來蔣氏號故家大父拭之官翰林其爲諸生名動江浙世所稱季眉先生者也伯父娥埜先生學鏡以進士宰龍南忤上官罷去樗庵先生在其中表全謝山太史之門巍然都講晚以名孝廉專經師席數十年君守其家學出緒餘博一第宜拾芥然而卒之坎廝

終身以諸生老當是時吾鄉黃東井司馬徐悔廬明經董小韭大令竝以孝廉弟子主張風雅稱老輩君出與探討相論議入則搜采舊聞著書自樂其成者有春秋表微學春秋私記詩義管窺并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嗟乎士不得志於世凡天下所謂最不快意之事黯然腹受而心知之而嘲笑嫚侮之無故而至者常出於意料巽避之外此不至短氣而死者幾希君以爲浮雲者無與吾身優游詩書之間以終其天年亦可謂難矣旣歿十六年孤子椿追述爲狀來請刻墓之文爲書大略

如此

南山陳君墓門記

庚申

陳君諱德梧字東生一字桐伯自號嶧巖曾大父忠元  
蚤世妣董氏以節旌大父信孚積德爲善鄉里稱之妣  
王氏父世浩母邵氏自大父至君皆國子監生道光十  
二年余學於先師王絢齋先生是歲開講月湖從先生  
者十七人半自山中來君與其從兄勺山與焉越二十  
五年余爲先生子正爛謀娶婦造君以告君慨然贈錢  
二十千又三年而君歿君少師吾友徐君曙峰治周官  
爾雅通羣經大義壯歲游學城中銳意進取及遭父喪  
念大父耄老始棄書指家以養其親距鄞治八十里爲

烟嶺樓文集二十一

八

黃官嶺其下曰南山君世居之余之造君也別久來不  
易相見極歡命酒道舊故見其二子旣而開門望前山  
翁蔚森翳高下皆滿余叩所未見君一一指示我具道  
其名物與所以宜此者則生人食用悉備於山中鑿其  
石以爲垣伐其木以爲室取其雜植以爲器皿桑柘麻  
棉以爲衣稻黍麥菽以爲食蔬菜瓜果茹芋之屬環四  
時以爲羹柏楮菸薜以爲用蒿艾芎藭以爲藥男耕而  
女織尋常製造家人優爲之其不能則儲材以俟歲各  
有流庸負具以時入其家爲釀酒榨油造紙壓菸葉量  
一歲所需足而去雞豚鵝鴨遊於山魚鼈蝦蟹物於水

客至臨溪網且簌殺雞採時蔬不入市而咄嗟以辦或  
需錢命童子往樵荷兩束薪出數里外俄頃持錢歸矣  
君既無意進取事親教子優游於山中卽山中治生產  
井井有法度量入爲出歲得餘贏時以其餘潤宗族鄉  
黨布衣粗糲快然自足誠不知人生功名富貴烜赫豪  
縱之復將奚爲也故余贈君詩有滿山試問皆生計避  
世今知有祕方之句君笑謂余曰亦樂此耶吾割宅奉  
君此豈不足君所乎余曰然雖然視君家所寡有者尙  
三物問何物曰吾性不能一日去書又好遊而不能行  
使我來居此當爲我造一葉舟買一頭驢與數萬卷書

耳君笑曰舟驢易耳吾新購二十一史方待君來爲我  
點勘之嗟乎得失憂患錮於中禍福恐懼鑱於外固宜  
抑鬱蕉萃蹶其機以捐其生而苟樂吾樂而無悶於世  
是雖與老彭爭修短可也而遽奄然以死哀哉卒於咸  
豐九年七月二日年四十六娶趙氏吾友槐江之兄子  
也月湖講席槐江實爲都講子男二善杰前一年卒次  
善燾女二嫁邵修鳳屠用沛卒之明年孤善燾將葬君  
家山於是徐君爲狀其家世而以燾來謁曰日月有時  
請刻其墓噫先師之歸道山今二十五年昔時同學後  
先凋謝卽優遊山中若槐江勺山諸君子並厭棄人世

落落晨星又弱一个此則表君墓門而不能釋然於懷者也

贈奉直大夫陳君墓門記

丙寅

同治五年冬兄子燾以其友陳子益銓來草堂再拜請曰不肖跋涉山川卜先兆者數年乃九月某日得合葬我考妣於桃源鄉王家漕之原念賢遷奔走生不獲盡一日之養私願以魂魄依倚永不肖無窮之思故自爲生壙貯其藏而又念碌碌無狀非顯揚可俟冀文字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一志我先德刻諸墓門則不肖感且不腐余謝不能盡助之請甚力爲按其狀而書之君

諱圻譜名嘉和字稼荷其先居定海縣之金塘定海今鎮海元時有原澄者始遷鄞西世爲鄞人傳十二世至庠生源生懋懋生隆烜烜贈奉直大夫娶李氏生君君年十一學賈甯海十九父卒痛哭仆地絕而蘇及殯父於堂而比鄰火君驚起苦塊中奔入室負其母避之返至殯火炎炎幾不可嚮適急號里人而啗之多金曰助我助我眾相顧遂遁有難色君大哭冒烟燄躍入眾呼叫隨之入頃刻挽柩出若有陰相之者旣而遷居城中年二十六娶於柴時君兄新寡柴宜人攝冢婦共君事母而君服賈歲得贏所以奉母益周摯母病夫婦謹視

醫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既爲鮮民思慕不衰時念及父母雖老猶歔歔涕泣其待兄弟與兄弟之子孫並粲然有加惠以暨於宗族生平無矯情飾貌與朋友語箴戒獎引款款有眞意人憚而愛之自奉儉約而常以其餘周三黨緩急歎歲自節以食餓者柴宜人之始嬪君也方食貧困苦宜人孝事其君姑劬身操作內外井井益銚在繻襪而其父柴翁病宜人晨往視翁病夜歸乳兒卽大風雨無聞也後君一年卒在同治元年六月朔日年六十三君卒以咸豐十一年正月八日年六十七生子女各一乃者益銚納粟爲布政司經歷加二級請

封典故君以修職郎贈奉直大夫女嫁倪忠賢嗟乎益銚思貽君令名不惜竭其誠以乞言於余或庶幾吾文傳而君亦與於不泯斯其用意良不爽而惜乎吾文之未必果足以傳君也然而益銚愛親之心則可謂無忝於君耳矣

銘曰惟順親乃爲子其有之是以似營家瑩高義義永瞻依來傍此孝不匱錫爾類刻羨門尙不愧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二十六

七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一

它山遺德廟從祀考

余既定遺德廟從祀之議祀諸公廟中文而碑之矣顧此議也謝山全先生實先我言之鮎埼集中稱應祀者十有六人謝山之言信於桑梓今所議祀或與不合深懼荒落滋惑後來謹疏鄙意別為之考博正君子得以參而正之

宋奉國軍節度使康憲錢公億

祀中室一 諸公結銜並以來官吾土時

烟嶼樓文集二十七

一

為主

宋監明州船塢唐公意

祀中室二

宋明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張公必

南宋以來無不誤讀楊承議記以公

名為必強以公為明州人謝山亦沿其誤今始改正詳見集中書從祀碑後及所作宋元四明六志校勘

祀中室三

宋鄞縣令龔公行修

謝山亦以為里人因楊承議修堰記中稱邑大夫而誤邑大夫

者縣令也據寶慶四明志正之

祀中室四

宋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秦公棣

祀中室五

宋祕閣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陳公塏

祀中室七

宋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吳公

潛祀中室九

元鄞縣尹阮公申之祀中室十

明鄞縣知縣沈公繼美祀中室十三

宋直祕閣知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魏公峴謝山

作族望表謂公以吉州人來寓於鄞誤矣公嘗作烏金碑記有曰峴世居溪之濱又嘗作蔣山龍潭廟記其署銜稱新知吉州軍事林制幹作迴沙闡記稱新吉州魏侯故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即吉州也是公實鄞人而守吉州者詳見余所作魏吉州傳中 祀東室一

宋國史祕丞吏部郎官安公劉祀東室二

右名宦九人祀中室鄉賢二人祀東室皆與全說合

烟岫樓文集二十七

二

元慶元路教授潘公夢桂祀東室二

謝山議里人從祀有元潘教官某而佚其名按鄞人潘

省元夢桂嘗為本路教授不聞從事它堰顧嘗築進閣

碑與堰相近亦有功它山水利者今祀之

宋知鄞縣事虞公大甯

明甯波府推官魏公復琦

明鄞縣知縣沈公猶龍

宋禮部尚書王公應麟

右四人皆全說虞侯作風朔碑者魏司李作魏公塘者沈侯作沈公塘者王侯所為三碑已改舊貫三公以土



石障它泉下流祀之誠當然廟在它山祀典祇及修它堰者推它堰之上流則祀浚沙建開諸公推它堰之下流則祀立石築灣諸公若風棚去它堰遠矣夫愈推愈遠卽浚治日月湖者亦關西七鄉水利詎不當俎豆之乎且虞侯已有專祀在風棚而魏沈二塘與風棚鄰比宜祀二公於風棚廟中至王尙書之從祀則絕不可解徧考傳記及尙書著作無可徵明者袁文清爲尙書高第其修四明志作尙書傳亦無一語及之今里中祠尙書於西郭學問文章瓣香百世而遺德廟中固不敢附和前輩而遽增木主也

宋直寶謨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慶元軍

府沿海制置司公事程公覃

視中室六

宋沿海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林公元晉

視中室八

元慶元路總管王公元恭

視中室十一

明甯波府推官朱公欽

視中室十二

明鄞縣知縣洪公良範

視中室十四

明甯波府同知黃公樺

視中室十五

明甯波府知府鄒公希賢

視中室十六

明鄞縣知縣魏公成忠

視中室十七

明鄞縣知縣張公伯鯨

視中室十八

國朝署鄞縣知縣周公樽祀中室十九

宋嘉定閒程提刑浚治它堰慮畫甚遠寶慶四明志又延祐四明志

捐貲置洵沙田四十餘畝魏吉州它山水利備覽其後陳府君壇

作迴沙圃林制幹實與安吏部提督建造水利元至元備覽

聞王總管又修治之至正四明志而它堰則明代嘗四修一

修於成化朱推官嘉靖甯波志再修於嘉靖沈侯己見謝中三

修於萬曆洪黃鄒魏四公洪黃圖其始鄒魏成其終皆見

周文穆應賓修而其時之倡議命修巡視諸公姑略之

四修於天啟張侯見陸御史世科濬城渠記謝山數祀典既及陳府

君安吏部沈侯而九公者無稱焉何也且謝山嘗稱王

總管為循吏又稱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今不在祀

典何也我

朝乾隆閒周侯修築洪水灣塘乾隆鄞縣志則事在謝山後

突

唐佐理築堰十人祀西室一

宋修堰耆民周四按備覽稱周四首亦稱周耆蓋四者行第耆者老稱至正四明志引

備覽有陳五耆堰是其證也祀西室二

明佐理修堰耆民王森胡仲道陳欽王瀾祀西室三

十人佚其姓名佐侯築堰周四南宋時里人惜堰低水

泄加石其上皆見水利備覽萬曆時王胡陳王四耆民以巡道

范使君命佐理修堰周文穆修夫它山距鄞治半百里

去官府且遠水利興廢惟里人周知之至鳩工經營尤

必藉手鄉老以得成事故諸君之祀不容略也顧里民

與諸公錯坐不宜今奉祀西室

唐僧操公

備覽稱其佐侯築堰今有像在侯左不更立主

唐鄞縣尉李均

唐江使太尉鄞俗神廟每為其神塑立官屬其官號

實之江使太尉亦其類也

百梁橋有李君廟乾隆鄞縣志謂神名均唐太和中為

烟嶼樓文集二十七

五

縣尉佐侯築堰有功而其所據者乃修志時之具呈事

實不足信也江使為唐時里中巨族同侯築堰者其說

起於明人楊高唐它山小志晚近之書孤文單證亦不

足憑也皆置之

宋淳祐同知馮公按宋時職曹官但有通判推官判官而無同知州事舊主署衙如此

可駭也

宋淳化同知朱公

宋節度推官朱公朱氏譜云各伯劬

明萬歷同知龍公按名德孚

右四公皆塑像侯右龍侯以清復廟田得祀朱推官則

里中朱氏之先也清祐開始立洪水石塘魏吉州經理其事詳備覽而不言有馮姓者馮公倘與其役然主中無名宋時圖經不列佐貳無從核也至若涪化朱公更不知其何人矣四公旣立像設以有舉莫廢之義仍之而新議祀典不之及者於水利無確據也亦愼疑之道也

廣德湖遺愛廟祀典考

曾南豐記張侯修廣德湖中及創廟事曰張侯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

於此湖者至舒學士和馬粹老修湖詩有曰人指白鶴祠慙勲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真鯁則知當日祀功吏者爲白鶴廟且知元豐元祐開祀典固依然無恙也其廢不知何時謝山作增定祀典碑云羣公香火僅存一椽似是時尙有畱遺者而余問之湖上諸君子則云久無子遺况謝山之增定之也亦但據南宋圖經若果謝山得見舊主則祀典創於熙甯其時見聞較近神版祝號中必且有爲志乘所未載者何僅僅此數也以是知枌榆香火在謝山時亦不過任刺史一人而已吾嘗謂羣祀之廢必廢於廢湖人之手夫豐惠之廟俗名樓太

師廟卽廢湖人廟也既已煥然天下功罪無兩立之理廢之爲是則修之者爲非也廢之者當立廟以血食斯民則修之者爲厲民而其廟固當毀也所謂惡其害己而去之也非有他也而任刺史之幸而得存者則以其增修之政炳然正史蓋其時又必有援唐書地理志以爭之者雖其姍亞之強詞不能掩其功也故得存也嗟乎其人既去其澤旣湮其廟旣毀豈知數百年後諸君子者相與鄭重而考索之而參定之必使無一人之或遺且以祀祀之旁室爲不足而新卜築焉以與望春白鶴之廟鼎足而相望而王正己之辨況遠之碑滋益詬訾萬喙莫解固知公道自在人心而湖上諸君子之爲此舉信有功於鄉黨而足以風天下萬世之爲人吏者矣惟一二增損之典與謝山異同且代禩久遠或傾敗散失將今茲修明之舉無可考究是不能已於言也故旣爲碑文復作此考而歷敘其人如左

舊祀十七人

唐鄧縣令儲公仙舟

舊主題鄧縣縣令今改正

大厯中於鸞脰湖大加修治之功始更名曰廣德湖見曾南豐廣德湖記及乾道四明圖經

唐御史李公後素

唐明州刺史李公敬方

貞元中任刺史治而大之說見後而其後民有請湖為田

者大中元年朝廷出御史驗視御史咨詢本末置言者

於法湖得不廢御史與刺史皆賦詩刻石見曾記及王

檢正水利說

宋奉國軍節度使錢康憲公億

舊主有判明州三字按是時以明州為奉

國軍以公為節度使即是判明州也不得重疊署之

建隆閒集鄉夫萬人開浚見圖經及寶慶四明志

宋知明州事邱公崇元

淳化二年民與州縣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

邱公躬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其後遂著之州敕見曾記

宋戶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蘇公耆

大中祥符中湖壞漏復而濬之見圖經

宋吏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明州事李公夷庚

始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

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李公始正湖界禁冒

取而湖始復見許俞開河記及曾記及圖經

宋刑部員外郎知明州事李公照

舊主名照今據曾記及寶慶志改正

內銜亦據志中

宋從事郎張公大有

蓋明州僚佐官不能考其何職矣

天聖景祐閒

此據曾記也王檢正謂在太平興國中誤

民復相率請為田朝

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驗視力言不可而知州事李公

上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李公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為

田者始息從事亦摘唐御史詩作記刻之見曾記及王

說

宋鄞縣主簿曾公公望

康定中益治湖見曾記

宋鄞縣令王文公安石

結銜並當以官吾土時為主惟有論則書之舊主題司空

贈太傅封荆國鄞縣縣令今改正

烟嵐樓文集二十七

九

慶厯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

宋鄞縣令張公岫

舊主作珣誤又題銜稱提舉兩浙路按曾記張侯去縣而為提舉兩

浙路常平廣惠倉是提舉常平倉也

不得但稱提舉且是後官今刪之

甌甯初大修之而建望春白鶴之廟以祀湖神與諸公南豐為之作記王說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

宋左司員外郎知明州事馬公琬

元豐七年抵任按舒學士有和馬粹老修廣德湖詩又

云粹老有修廣德湖新記又有約粹老使君同往它山

謁善政侯詩中云西湖

按卽廣德

萬頃蛟龍掀幾年荒蕪今

則修又云使君之德侯可侔考是時知州事而馬姓者

惟公一人則粹老卽公也故謝山祀之

又按疏玉也粹字義亦相比

宋鄞縣令虞公大甯

甯字原犯慕陵聖諱今改

舒學士風朔碑記稱虞侯作碑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闢於其南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碑隨以繕完者凡六所溉田五千五百餘頃蓋大治水政而亦有功於此湖者故謝山祀之今從之

宋鄞縣令段公藻

元祐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又云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其上刻石載數分守而禁止之

烟嶼樓文集二十七

十

宋吏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葉公棣

元祐中有倡廢湖者舒學士禁止之

說見後

至崇甯初有

兪襄者復陳其議守葉公深罪襄襄走都省獻其策蔡京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逸見王說嗚呼京何如人也而能惡兪襄彼謀一時之好官而貽桑梓千百世之禍害者獨何心哉則并蔡京之不若矣

宋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莊簡公光

嘗主題資政殿學士今據其入

奏時職銜改正之

於是而湖卒廢靖康中謀復之不果

說見後

宋旣南渡紹



興五年莊簡守湖州請興復此湖有奏劄甚詳朝議遣轉運使相視報尙書省轉運使言契勘湖旣爲田更無可復之理於是而湖卒廢余謂此湖掌故有兩轉運使而皆無姓名若紹興之轉運使得如至道之轉運使或者開復尙有望乎謝山曰莊簡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亦無聊之極思也今從之

增祀二人按之時代舒學士當在葉吏部之前王檢正當在李莊簡之上今以二人皆鄉人也位諸公之下可也

宋龍圖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鈐轄贈龍圖

閣學士舒公賈

烟嶼樓文集二十七

十一

王檢正水利說云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信道鄉居痛詰折之記其事於林村資壽院綠雲亭壁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載焉於是妄者無敢鼓動是則元祐幾廢而持之者學士之力也其功與唐之二李宋之李刑部張從事葉吏部等舒集久亡所謂四利之說今見圖經中援古證今防微杜漸可謂文章之有關實用者旣議祀典何可略也論者或以居官忤刻深嫉其人然其事無與於鄉黨也且如荆國之復害及國家而百世而下不以青苗之禍罷桐鄉之尸

祝則豈得以烏臺之獄徹粉社之俎豆哉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一節要可百世祀而無媿者

宋直祕閣左司員外郎兼檢正王公庭秀

卽著水利說者水利說曰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予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人圍城噫嘻此何時也而望其復乎故余賦鴛鴦湖詩有云輕廢尙當全盛日議興況在靖康時深哀之也然而檢正之心則莊簡之心也莊簡祀矣而檢正忽諸可乎說又曰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是則其意尤可感已抑余更有說者廢湖以後檢正期其復而作水利說而王大卿正己以堦樓氏作廢湖辨拗曲爲直直斥檢正之說而曰當廢論者謂其無復是非之心今作廢湖辨者儼然耐食於廢湖人之廟卽樓太師豐惠廟上而不爲作水利說者謀一瓣香於遺愛之祠尤非鄉黨千百世之公論也故亟祀之

舊議祀二人

唐明州刺史吳公謙

王荆公有詩有山色湖光一樣清之句王尙書應麟據

以爲吳侯廟記記云唐大厯中侯守是邦開西郊之湖  
尙書又作詩詩曰廣德湖爲鴻隙陂召棠樂社誰敢毀  
是廣德實開於吳使君故謝山議祀之然南豐記云李  
後素刻石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唐人見聞甚邇不  
應湖開於大厯而在大中初而以爲三百年也大厯中  
鄧令儲公大修治之更名廣德又不應以方開之湖卽  
需大加修治而更名也儲公修湖見之曾記見之圖經  
而刺史無聞焉又不應以同時有功水利之人而偏舉  
其一也尙書記又曰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按卽今  
澤民廟也去縣治不過九里而去廣德則尙遠然則刺

史所開西郊之湖蓋卽其廟前所謂新河者而必非廣  
德湖也新河相傳爲宋吳丞相潛所開蓋大厯中開之  
至是淤塞復開之耳澤民廟祀事甚盛秋成報賽雞豚  
萬家固不必據史策軼傳郡乘缺續王尙書記中語之疑案而  
奉而廁之於一椽香火中也董大令前列木主無刺史  
今仍之高隱學亦疑之見敬止錄祠祀攷中

唐明州刺史任公侗

貞元中治湖而大之見曾記及圖經唐書地理志曰增  
修廣德湖溉田四百頃今白鶴廟已專祀之矣道光初  
修廟旣成里中復爲之請

封典道光五年

敕封昭應伯諸公竝有功於湖而獨公一人名在正史  
世享專祠久久而得荷

聖朝之恩綸則幸不幸之說也今遺愛廟卽在其廟之  
旁於彼於此不必也不復立主至董大令家狀中有云  
府君謀諸里人捐葺白鶴山廟其旁增建祠堂祀宋南  
豐曾公介甫王公諸名宦按南豐作修湖記時方通判  
越中未與其事也其後來知明州不數月旋去於修城  
有功亦未嘗從事此湖也不得祀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二

賀監里居考

賀監鄞人也今甯波府鄞縣而隱於山陰今紹興府夫鄉有先賢而

不知與非其鄉而爭之者皆非也賀監赫然擢用於開

元天寶之間抗懷二疏終老里閭可不謂賢乎明州越

州兩爭之迄今無定論夫其人與其同時人之所稱道

不可誣也而曰姑舍是而以後世顯然刺謬之說忿起

而爭之尤非也鄞境有四明山本元和郡縣圖志監自號四明

烟嶼樓文集二十八

狂客本唐詩及本傳其行也餞之者皆曰送歸四明本元宗詩及同時應

制詩四明圖經著於唐時者已亡宋元存焉多有他證然

以晚近姑略之若其自號與同時送別之詩不足以證

乎故曰監鄞人也監之歸也上賜以鏡湖及剡川其同

時人賦詩皆稱鏡湖在山陰本李白杜甫儲光義孟浩然諸詩故曰隱

於山陰也蜀人李白至長安監賞之呼為謫仙白耿耿

不忘監沒憶之以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則是

監本鄞人而隱於山陰者也故觀諸李白之詩而吾言

尤信乃唐史稱監為永興人今蕭山縣妄也今蕭山人據以

爭之甚力其言辨故為條駁附於後

毛氏奇齡蕭山縣志刊誤曰按唐書載季真在隱逸傳中明云越州永興人以吾邑自隋時省縣併入會稽至高宗儀鳳閒始復置永興而季真爲證聖年制科所中則正在新復永興之後未改蕭山之前故其表用雖遲之開元天寶之際而通籍在門先其不稱蕭山而稱永興昭昭如也

駁曰元和郡縣圖志曰儀鳳二年置永興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唐書地理志亦無異詞夫賀監以天寶三載還鄉正在改名蕭山之後如果監爲蕭山人何以不稱蕭山而稱永興荒忽如此此尙可據乎而乃曲

爲之說曰通籍在先夫此是史傳非制科題名記今有一人焉通籍時名甲通籍後更名乙史傳中當書某甲乎書某乙乎以及見更定縣名之人乃冠以昔者棄去不用之舊號史家應有是例乎製序賦詩青門餞別爲天寶初一大掌故作史者豈應全不考及故紀其實當書鄞縣稱其隱當書山陰卽使妄以爲永興人而原其始則是會稽究其終則是蕭山更不應以東不在山西不在水之永興妄題之新舊兩書如出一轍甚可駭怪而毛氏遂妄據之

又曰初不知甬上之拔之者何所依據揆其故不

過以四明狂客一別號耳夫別號何常意所欲表  
隨在可取稱空同者不必果在山號鳳洲者不必  
眞在海夫人而知之也使以別字之故可竟易其  
籍則先儒陸象山土司沙定海俱甯波人矣

駁曰如此則天下無可讀之書矣左傳開卷說孟子  
是惠公夫人及讀論語則孟子是昭公夫人至讀詩  
則孟子又是寺人何以異於陸象山沙定海之說若  
謂四明狂客是隨意所取則賀監意在周官湖故乞  
周官湖何不自號周官湖狂客而乃取裏足不至之  
四明山以表其意乎且例須旁參義可隅反監自號

四明狂客又號祕書外監惟家四明故號四明惟官  
祕書故號祕書若是隨意所取何不稱司天外監殿  
中外監乎

然而吾甬上人之拔之者則固不但四明狂客一別  
號已也元宗送監東歸親灑宸翰爲羣臣倡其詩題  
儼然大書之曰送賀知章歸四明一時臣下和之者  
皆大書之曰送賀監歸四明應制豈當時君臣竟不  
知四明二字是賀監寄意之別號而直誤視爲生長  
之故鄉以致隨聲附和書之曰歸吾不解舉朝何以

夢夢如此

而且李白對酒憶賀監詩二首其一則曰四明有狂  
客其二則曰狂客歸四明吾又不解太白與賀監舊  
交而亦昏昏蚩蚩以別字之故竟易其籍如此浸假  
有一人焉賦詩曰定海有土司又賦詩曰陸子歸象  
山可乎

又且太白送權十一序又稱賀監爲四明逸老夫果  
四明狂客是寄意之別號則豈有稱人別號而可爲  
之更定者

賀監之歸定居山陰然在山陰爲寄公而於四明則  
土著故賜鏡湖賜剡川上已明知其不還本籍至賦

詩則必曰歸四明歸四明者又云返故鄉也此古人  
重本意非淺人所能知者夫同時人之文同時人之  
詩同時人之詩題厯厯如此別號乎本貫乎而太白  
集中復有一詩題云送賀賓客歸越者亦指四明也  
以鄞縣舊隸越州故也唐人武元衡送寇侍御司馬  
之明州詩曰斗酒上河梁驚魂去越鄉又胡宿送林  
學士知明州詩曰碧沼觀魚越鄂舟

又曰夫四明本山名地在餘姚唐時以餘姚縣屬  
之甯波稱餘姚郡而因以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  
州則其稱四明者亦當在餘姚不當在甯波



駁曰四明本山名是也而謂地在餘姚則大誤元和郡縣圖志曰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爲名唐書地理志亦曰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以越州之鄞縣置以境有四明山故名是則旣分越州之鄞縣鄞縣境之四明山卽與之俱來遂得因山名州以爲郡望毛氏卽未親歷其地不知鄞縣之與四明山果尙有瓜葛與否而如郡縣志地理志之屬尙非僻書不應從未之見旣已見之二書明明言四明山在鄞境內而必云地在餘姚何故

然且肆無忌憚自造史事謂唐時以餘姚縣屬之甯波稱餘姚郡夫當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餘姚郡時其所領縣有鄞縣有奉化縣有慈溪縣有翁山縣而餘姚之隸越州者如故此載在唐書非可臆說而曰餘姚屬之甯波此是誰造地理志中語

明州餘姚郡郡名也越州餘姚縣縣名也兩不相涉毛氏但見明州餘姚郡五字妄意必餘姚縣屬明州而後乃名餘姚郡殊不知大謬至此毛氏改竄經史指鹿爲馬是其生平第一大本領特此條以越州人

考越州掌故不應顛倒賢亂至斯極也董覺軒曰餘姚入明州爲

開闢以來未有之事近時吾鄉亦有守此警說者一日舉以相詰余笑謂元季方谷珍據慶元與張士誠畫曹江而守此時餘姚當隸明州若大一統朝則吾未之聞也○又曰吳越備史有明州餘姚縣語則錢氏時亦當以餘姚屬明州然亦非大一統朝也

又且恣意妄說言之鑿鑿謂因餘姚有四明山故稱明州謂稱四明者當在餘姚不當在甯波無論餘姚

從未入甯波卽使曾來而餘姚既去山卽與之俱去彼甯波者不應歷唐歷五代歷北宋歷南宋歷明初

純盜虛聲以子虛烏有之山爲之郡望而泰然而受明州之號也南宋甯宗在潛邸曾領明州觀察使故卽位後改慶元府元曰慶元路明初復

改明州旣而因單仲友之請謂明字犯國號始改甯波府又不應歷來中外臣僚

不識山川地里不能更正獨賴毛氏審定之

四明山周圍甚廣西跨紹興南連天台而包甯波境

之鄞奉化慈溪三縣綿亘最長故當時以爲郡望夫以明越台三州公有之山當開元二十六年時居然

取以歸我鄞縣以名其州至於千載以後忽有毛氏者欲攘其故物以私予餘姚人其誰甘之元和郡縣志於明州

則曰以境內四明山爲名於餘姚縣則曰四明山在縣西一百五十里凡稱謂必有成例而時代必有界限未立明州以前

其稱四明者吾不能決知其爲甯波人爲紹興人爲台州人至旣立明州以後則無論史傳地志文集劄

記道藏梵典傳奇小說無論古往今來賢知愚不肖  
搢紳學士市僧估客無論本鄉同里旁州異郡并無  
論公有此山之紹興台州人其一切耳聞目見心識  
口誦之四明二字指甯波乎指餘姚乎此固非一手  
所能掩一口所能辨甯波人不得坐以相讓餘姚人  
不能起而相爭者而宋景德大觀乾道閒人之作明  
州志宋寶慶開慶閒人及元延祐至正閒人之作慶  
元志明成化閒人之作甯波志竟不題明州慶元甯  
波直曰四明圖經四明志四明續志而竟行之天下  
傳之後世從無有非其名書之過亦從無有疑爲餘  
姚志者而毛氏旣竊我鄉賢私諸蕭山又奪我山鎮  
畀之餘姚吾不知其是何肺腑也我則以千年郡望  
懼爲所竄故不能無辨

又曰故吾謂賀監之在吾邑無論永興里貫鑿鑿  
不刊更無容一置他喙而卽以其傳觀之其可旁  
證者有三季真所乞者周官湖也周官湖者爲季  
真宅傍之湖卽周家湖也湖爲永興地此一證也

駁曰永興里貫最不足據吾向已言之矣

王月農曰元宗君臣

之知祕監當詳於劉煦宋祁今其送監曰歸四明而面劉宋以爲永興人不應四明山復在蕭山耶

舊唐書稱韓退之爲昌黎人新唐書改曰鄧州南陽

人毛氏作詩話竊朱子舊說謂退之是河南人極駁  
二書之謬然則唐書所載里貫固非齷齪不刊無容  
一置他喙者矣乃若賀監乞周官湖謂卽是其宅傍  
之湖此是何據而又曰周官湖卽永興之周家湖此  
又是何據毛聽齋名公毅者毛氏之先也其作改正  
周家湖記曰宋嘉祐中邑人周姓者資產饒裕環是  
鄉田多屬其家然其地連山延谷旱潦相仍周姓苦  
之各捐己田濬備灌溉而周家湖成矣是蕭山之周  
家湖明明開於趙宋之嘉祐而謂李唐天寶中已有  
之可乎且是周家湖非周官湖乃毛氏必欲妄牽合  
之遂詭其詞曰家與官形近致譌又曰湖或開於宋  
前宋時中毀復開之且曰先汀州司馬聽齋府君所  
作記記近忘遠但知嘉祐是不特遁辭知窮而揆其  
用心欲爲其鄉拔名人且不惜非其先人以自實無  
據之說抑又何苦爲此

蕭山舊志載周家湖來歷甚明白毛氏旣作刊誤至  
乾隆朝修縣志者終不然其說曰賀監廝乞已溷沒  
無考不必牽合爲一也可知人心之公雖墨守其說  
者亦不能袒護之

賀監回鄉詩曰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

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或曰賀監鄮產  
萬無可疑而其末仕時蓋嘗先寓鏡湖故其詩如此  
余謂讀古人詩不必過泥鏡湖在山陰距鄮縣甚近  
監由鄮縣出山道必經此旣歸而隱居其地卽以眼  
前起興以溯舊游不必其定曾寓此也然卽此一詩  
尤見永興之說之妄夫果監爲蕭山人則道出西陵  
斷無倒行退入鏡湖之理所謂舊時波者將安指乎  
毛氏但知拔其人而其人所作家絃戶誦之詩都未  
一見眞謬說也

乃若周官湖則僅見唐書本傳他無旁證或在明州

或在越州皆非千載以後人所能知者存之可也

又曰若唐宗所賜一爲鑑湖鑑湖越州地又一爲  
剡川剡川亦越州地也夫一賜再賜皆不出其鄉  
又一證也

又曰且季眞之歸也唐宗擢其子名僧子者爲越  
州會稽郡司馬使侍養之向使季眞爲明州餘姚  
郡人而使其子之侍養者反隅處越州會稽郡以  
使之奉秩進膳乎此又一證也

駁曰此不足難也何也我固言賀監隱於山陰者也  
賜地侍養皆歸隱時事生長之鄉與歸隱之處本自

異地若但以鑑湖剡川之賜卽可證其里貫則是尼谿不沮夫子爲齊人書社旣封夫子又爲楚人矣尙論史事而以乳臭之言可笑也且卽此二端謂是永興人之證則又何故夫鑑湖剡川會稽皆越州地而皆非永興地我木屑據爾不得拔不足證也

又曰千秋觀在蕭山縣南唐祕書監賀知章夢遊帝居數日始寤乃改其宅爲千秋觀

駁曰此又是何據乎其於永興里貫尙有錯誤唐書可據其於周官湖尙有形近周家湖可混而千秋觀之在永興縣南則全無可據全無可混直信口妄說

而已賀監旣居鏡湖卽爲道士故肅宗乾元元年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而唐人朱放有經故賀賓客鏡湖道士觀詩其詩曰那隨流水去不待鏡湖春又曰空畱道士觀誰是學仙人然則千秋觀在山陰乎在蕭山乎在山陰之鏡湖乎在蕭山之周家湖乎請自思之

又九懷詞荷仙序曰荷仙者俗云卽荷擔僧相傳來蘇十八都有雲門寺卽僧宅每出人問曰念佛何用曰成仙耳因亦名荷擔仙今神巫讚年詞終亦讚僧如曰昔日有個荷擔僧前頭擔母後擔經

先檢討曰此賀監也監吾邑人少名知彰取知微知彰義也字癉生癉者彰之反取彰善癉惡義也舊居來蘇鄉

馭曰此則不謂之夢中囈語不得矣李白詩曰風流賀季真唐書亦曰賀知章字季真固無更名原名初字更字之別其同時歌詠者亦但稱賀監賀賓客賀八賀九而已更無他稱也卽金壺記及法書要錄謂字維摩此亦偶然一見孤文單證不足依據乃去賀監千餘年忽有一人出而曰此人初名知彰初字癉生非特知此人之初名初字并能曉此人之所以名所以字之意然則毛氏何不終問所謂先檢討者以所出何書而但曰先檢討云云則真老泉所謂與人爭而以吾父之說爲據者也

又且荷擔僧其姓賀其父名彪其母趙氏其居宅在來蘇鄉舊志確鑿如是而乃以一荷字偶然音同遂劈空造此一段無賴語錢唐龔明水謂毛氏作仲氏易爲讐其兄今吾不知其於乃翁又何怨惡而病狂喪心誣之如此且此不足詰也

總之賀監是鄞人而隱於山陰者隱於山陰有多少當時人詩可憑若舊籍鄞縣則有別號可證唐元宗

以下送別詩題可證李白請詩文可證

太白對酒詩云狂客歸四

明則是賀監四明人也云山陰道士迎則是以四明人而隱於山陰也十字之中已括其前後里居明白如話一若預知後世之聚訟紛紛而先爲之立案者真是鐵據可息萬喙然固非粗心人所能領略也

元和郡縣圖志稱四明山可證宋元人所說掌故如

響巖高尚宅洗馬池賀家灣賀府君碑之類卽有赤

柄亦棄勿取其慎如此若毛氏所據別無他說但是

錯誤之唐書其他千秋觀周官湖等則一切譫言屬

語不直一笑而尙曰周官湖今有賀宮豬居之

語詳其所

作蕭山縣志刊誤中

爲監係蕭山人之憑更可唾棄不足顧覽

然則廢之可矣

全吉士祖望謂永興是祕監郡望且曰自六朝至唐

學士大夫雖遷居必著舊籍晉隋諸史無不然者劉

昫宋祁系祕監以永興蓋以此也語雖迴護要足以

存一說至定監爲鄞人全以莫將碑記作據則較爲

晚出不足以服爭者之心也

乃若吾鄉人以鄞城月湖當唐時鏡湖此亦村學究

之說不足深責者

若錢宮詹大昕來修鄞志以正史則不敢謂鄞人以

古蹟則不敢謂非鄞人依違武斷列之寓賢更可哂

也鄞縣志當立正傳山陰志當立寓賢傳而蕭山志中則全無關涉者近時省府縣志無一是處正史



之足以誤  
人如此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二十八

三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九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三

周氏譜源考

吾友周棻楚堂修新河家乘斷自明始明以前弗可詳矣而其先世所傳有遷鄞以來譜源始自後梁迄於宋季世系姻戚科第名位生卒塋墓詳哉乎言之家乘垂成取譜源示余則偽妄之書也先輩言譜牒多妄未有若此其甚者作周氏譜源考

世系之妄第一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九

所錄世系凡九世累數十百人粲然完具無少闕失夫彼或盡偽其高曾雲仍之名自爲圖譜則亦聽其自偽而已獨柰何牽率鄉先輩妄名其祖孫父子而使之顛倒錯亂哉故摘錄其強爲援引者表而正之其他不暇及云

瑞 穎 逋

逋 甯厚 鑑

鉞

顛 邁 庸厚 銓 允誠 廣志

廣度 緋

維

允謹廣譽

錦允誌廣慮緝

緝福孫

適處厚

師厚鏢允迪

允通廣華从火避改

廣焯

廣焯坦

銖

烟岫樓文集卷二十九

二

義厚鎬

頤造

右凡名見他籍者十有三人造也處厚也師厚也鏢與銖也坦也皆見郡邑志者也鏢銖為師厚子志屢書之不待偽者乃若處厚師厚皆造子而未之聞耶坦者鏢四世孫志言之矣志以離身數而彼以連身數之遂妄以元孫為曾孫華也焯也亦見郡志者也選舉表曰坦華焯之嫡姪焯先坦第進士華嘗薦於鄉故連類書之彼遂得引為坦之伯父而必加廣於名上者則彼方強廣譽為鏢從孫故竝華焯而盡廣之其事甚拙其心則

甚勞也鉞也鎬也雖有其人而不顯而有其名者則依  
 錡銖金傍偽造之而偶合於古也廣譽也維也福孫也  
 名見郡志而本非族則無故而強類之者也余嘗慨吾  
 鄞譜牒之妄擬取鄉先輩書參之志乘爲甬上名公世  
 系表四休周氏月湖之望也以斯譜之謬亟欲訂正因  
 考諸家而表其可知新河周氏非必其後也然桑梓故  
 家亦吾與楚堂所宜畱意者

城生祐祐生造

造 處厚

鎬

澥

杞

鎬

澥

杞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三

澥澥皆  
 處厚孫  
 未見誰  
 子見舒  
 曾撰處  
 厚墓志

澥

權

亦處厚杞  
 孫未知皆  
 誰子見曾  
 陳確撰知  
 處厚妻見  
 行狀撰處  
 厚陳權

澥澥皆  
 處厚孫  
 未見誰  
 子見舒  
 曾撰處  
 厚墓志

鉞

澥

杞

積中

敬先

鉞以上  
 遊見舒

厚撰處  
厚墓志

温厚

師厚

鏢

冲

楫

輝

墳

華

坦

大壯

大正

漸至大  
壯見樓  
璩撰狀  
行狀

字从火墳坦皆  
从華今楫孫未  
改寫作知誰子  
華餘同自楫至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四

坦並見  
樓繪撰  
楫墓志



淵

模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燿

烜

垓

圭

垧

堪

垠

右六人

皆模孫

未知誰

子白模

至礙竝

見樓竝

撰模

墓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深

五

自深以

上竝見

王庭秀

所撰鏢

墓志

銖

鎡

自溫厚

至鎡竝

見舒竝

撰師厚

譜言正議造娶史氏贈碩人妾也正議娶徐氏贈東海

姻戚之妾第二

郡太君譜言朝議處厚娶汪氏贈淑人妾也朝議兩娶皆王氏皆同邑度支郎王綯女姊封仙居縣君妹封壽

安縣君譜言朝議女元大孃適鄞西王壇公姪孫妾也

朝議女一嫁和州歷陽縣主簿吳舜以上皆見舒學士撰朝議墓志陳忠

肅撰壽安縣君行狀譜言銀青師厚娶陳氏張氏並贈東平郡夫人妾也銀青娶范氏寶慶四明志稱南雄舅氏為范忠

文鎮則銀青當娶開府度之女而袁文清梅延祐四明

志非之謂娶范文正仲淹女考王檢正志南雄墓舅氏

為范忠宣純仁其後樓宣獻鑰志銀青曾孫伯濟伯範

墓皆曰銀青娶范文正女忠宣姊則文清說似無可疑

乃舒學士賈志銀青墓但言妻封蓬萊縣君不著其姓

豈闕文耶抑學士與諸公齟齬故略之耶富鄭公弼志

范文正墓載二婿而不及銀青而又書一女曰幼未字

或謂此蓋銀青妻然文正卒於皇祐四年是時銀青已

年二十明年即第進士不應其元配尚可稱幼女也及

讀鄒忠公浩所撰范夫人墓志始知銀青娶太子中舍

范仲温遺女文正所愛養者初封蓬萊縣君改封高平

縣太君譜言銀青女二長適朱氏次適史氏妾也銀青

女三當其卒時長女已適山南東道節度推官俞偉次

已適太廟齋郎沈公立季尚在室舒學士撰墓志其後嫁陳忠

肅瑾忠肅與兄書云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者南雄鏐也譜言南雄娶史氏贈淑人妾也南雄初娶朝奉郎胡宗甫女樓宣獻袁文清以爲初娶尚書右丞宗愈女者非也再娶翰林學士王覲女皆早世後娶左正言陳伯強女累封令人王檢正撰墓志徽宗初年欲官南雄戶部時宰以爲范純仁之甥王覲之婿陳瑾之妻兄不可用其後作黨人碑數公皆與名一時以爲榮姻婭之閒關政蹟焉則非妄人所得而知也又南雄有一女嫁從

事郎李寮

烟岷樓文集卷二十九

七

科第之妄第三

譜首大書周氏宋進士題名記凡十一人慶厯二年造六年處厚皇祐五年師厚元豐二年鏐崇甯二年銖紹興二年廣譽十五年維端平二年福孫淳祐元年夢李七年岳十年坦凡四明志所載宋進士周姓者幾無子遺而不知固有不可合者宋元諸志最重世家凡後見者皆書曰某子孫某弟姪處厚師厚造之子也鏐銖師厚之子也坦鏐之四世孫也六人一家無可疑者若廣譽維福孫岳四人皆不書其系是必微宗而崛起者豈



得妄合至夢李則寶慶志書曰常之曾孫周常不知何人雖不可考其非正議支顯然且其籍慈谿豈得引爲重乎而元豐五年進士溫厚處厚之弟師厚之兄也紹興元年進士焯鏐之曾孫也斯二人者實正議支而茫不知引何也溫厚進士見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志以特奏名刪之其後志乘皆從其例圖經不易得宜作僞者不知有溫厚名而失焯而不書抑又深可怪也明初周宇字仲圭鏐之十世孫也嘗編周氏家集鄭榮陽眞爲之書後有曰周氏爲吾鄉望族自宋有國以來以科第顯者八人而自正議公諱造始處厚溫厚師厚造之子鏐銖造之孫焯造之五世孫坦造之六世孫其信而有徵如此

#### 名位之妄第四

乃其所書名位則妄之尤妄者也曰明州錄事參軍瑞曰起居舍人穎曰贈榮祿大夫顛曰封大中大夫頤曰兵部員外漣曰兵部尙書邁曰封大中大夫适曰保靜軍節度使造曰起居舍人甯厚曰敷文閣學士處厚曰兵部員外義厚曰淮西運判維厚曰翰林學士繪厚曰武昌縣尹鑑曰兵部侍郎鉞曰朝請大夫沿海宣撫司參議銓曰兵部員外錦曰金壇縣尉鏞曰翰林學士銖

曰國子監丞鑄曰黃州錄事參軍欽曰知桐城縣允承  
曰太府寺丞允香曰中奉大夫允委曰金壇縣尹允諤  
曰工部員外允諮曰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允才曰福  
建錄事參軍允斌曰黃州錄事參軍允迪曰朝散大夫  
允通曰廣州錄事參軍允遜曰烏程縣尹允暹曰禮部  
侍郎允中曰知武昌縣允渭曰起居舍人邦伸曰榮祿  
大夫廣譽曰封朝議大夫廣煒其子虛其位烏有率  
意妄言自欺以欺子孫何不憚煩至斯極也銀青師厚  
南雄鏐一人有傳在郡志彼據以爲本故所說不妄若  
造若處厚若鉞若銖若鎬數公皆無傳可考遂得自爲

除授矣造由大理評事遷殿中丞

汪敷文撰  
林墓志

贈正議大

夫

舒學士撰  
朝議墓志

處厚則釋褐調江州司理參軍再調福州

司理參軍和州軍事判官河南新安縣僉書調梓州鄰

縣僉書淮南節度判官公事通判絳州在京糧料院知

建州又知永州階著作郎八遷爲朝議大夫勳柱國服

三品

舒學士撰  
墓志

鉞則以蔭補太廟齋郎遷蕭山縣尉卒於

官

汪敷文撰  
林墓志

銖則調開封中牟簿未幾掛冠

乾道  
圖經積階

至承奉郎而其作天壽院記時自署宣教郎鎬則授河

中府臨晉縣尉早卒

舒學士撰  
朝議墓志

此皆厯厯可據以駁妄

說者也而其述銀青與南雄官階雖不妄而言之不詳

銀青始任復州景陵縣尉信州司法參軍衢州西安縣令監在京富國倉編修三司條例管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暨南路轉運判官句當農田水利差役事在京竹木務通判西京權進奏院武學博士通判保州其階著作郎祕書郎承議郎朝奉郎朝散郎其勳上輕車都尉其服五品舒學士撰墓志銀青既通判河南保州卒於官其後贈至銀青光祿大夫王檢正撰南雄墓志南雄年十四入太學中元豐二年乙科調舒州桐城縣尉不赴後官宿州蘄縣簿逾年丁銀青憂服除擬常州司戶參軍未赴改濠州司戶以格遷鳳翔府司錄參軍充淮南轉運司主管帳

司文字會計任滿改宣德郎知開封府雍邱縣逾月移知太康縣徽宗卽位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已而除太常主簿除司農司丞磨勘轉承議郎建中靖國元年除除京東西路提舉常平改京西南路崇甯元年赴官過闕入對稱上旨欲與戶部官宰執不可未幾黨議起自承議郎鑄兩官僉書秀州軍事通判廳公事二年再自宣德郎降至承務郎監泉州在城茶鹽商稅五年敘復宣德郎監兗州東嶽廟任滿主管江州太平觀丁母恩平夫人范氏憂服闋盡還所降官爲承議郎提點江州

太平觀政和元年轉朝奉郎四年轉朝散郎知南雄州

磨勅轉朝請郎還朝轉朝奉郎除江淮荆湖浙江福建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以所向不偶浩然乞休宣和

五年守本官致仕欽宗登極覃恩加朝請大夫服三品

高宗卽位加朝議大夫紹興元年特轉兩官爲中大夫

王檢正撰墓志夫銀青父子位雖不顯政蹟治議赫然耳目譜

源不足道而其厯官始末爲吾黨所當知者故書此以

補志乘之簡乃若贈大理評事曰祐者舒學士撰朝議墓志正議

之父也以特恩入官樓宣獻撰墓志爲杭州富陽縣主簿舒學士撰銀青墓志罷歸卽以承議郎致仕王檢正撰南雄墓志曰温厚者朝

議之弟而銀青之兄也蔭授邠州新平縣主簿曰鐸者

舒學士撰朝議墓志朝議之仲子而臨晉之弟蕭山之兄也蔭補

郊社郎曰澥者同朝議之孫也以父蔭官潮州司錄曰

漸者樓宣獻撰墓志蕭山之子也右迪功郎江陵府監利縣丞

王檢正撰南雄墓志後監潭州南嶽廟樓宣獻撰墓志曰冲者南雄之

伯子也從事郎台州軍事判官王檢正撰南雄墓志仕至右儒林

郎樓宣獻撰墓志曰淵者南雄之仲子也淳熙己酉薦於鄉

曰華同年薦漕臺明年第進士官迪功郎台州臨海縣

尉曰焯者樓宣獻撰墓志皆南雄之曾孫而監獄之孫也慶

元四年鄉貢進士曰熺者樓宣獻撰墓志亦南雄之曾孫而

儒林之孫也此十公者譜中并無其名世家閱閱亦考

古者所宜識之者也故竝述之澗與華與焯與熿皆以  
文獻無徵不得知其位之所終矣

案樓宣獻撰林碩墓志云曙曰周焯僅試

一尉是焯卽以臨海終者

### 生卒之妄第五

譜書生卒宜也若墓志則古法但紀卒年月日而不詳  
其生然必書年若干逆數焉而生年可知矣按朝議以  
紹聖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有七是生於天禧  
四年庚申者也銀青以元祐二年二月十四日卒年五  
十有七是生於天聖九年辛未者也南雄以紹興二年  
三月三日卒年七十有五是生於嘉祐三年戊戌者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十一

而譜源稱朝議以天禧三年四月十日生紹聖三年十  
月十一日卒年七十有八稱銀青以天聖三年五月一  
日生不言其他稱南雄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四日生年  
七十有五數之則當卒於紹興四年譜源固無據之說  
然天禧紹聖天聖嘉祐紹興紀年皆合相去不過數年  
而南雄年七十五又宛然符節是亦可謂雖不中不遠  
矣

### 塋墓之妄第六

舒學士志銀青墓言銀青以元祐丁卯卒保州官舍是  
年十月十九日歸櫬葬通遠鄉四明管之原四明管卽

金谷里銀山南雄作寶積寺記所云前年予卜先人之  
藏於銀山者也而僞譜知之書曰葬通遠鄉空相隩之  
原彼蓋從郡志得之也若志所未載則遽妄矣譜言朝  
議葬鄞西南錫山隩非也朝議以紹聖五年七月十四  
日葬桃源鄉舒學士志其墓至陳忠肅狀其妻壽安縣  
君始詳言其葬所在桃源鄉花梓隩譜言南雄葬鄞光  
同鄉樸社村之原非也王檢正志南雄墓言南雄以紹  
興二年三月十五日葬通遠鄉銀山之原銀青墓右南  
雄爲北宋名臣郡志但載其父墓而不書南雄葬地則  
秉筆者之過也南雄有二孫皆葬銀山其一名楫字伯  
濟其一名模字伯範二公墓皆樓宣獻志之

右凡本無其人而僞爲名者其所稱說吾不能知若其  
人爲鄉先生曾見他說者則不攻自破無之非妄爲是  
譜者妄人之尤者也而周之人猶曰吾新河周爲尙書  
邁後又曰吾新河周來自車廐山譜源稱參議詮葬車  
廐或者參議之後嗚呼是一人夢而天下與之同夢也  
是譜刪薙而已本不足詰特畱貽既久從吾言而遽廢  
之後世子孫不得見源流將以廢之爲楚堂過而楚堂  
何說之辭而余則實貽之以口實矣故爲作斯考言之  
不厭過詳楚堂存吾言於新河家乘中使見者知作僞

徒勞而亦得告無罪於其宗族云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古

